

台 湾 十 大 女 作 家
席 慕 蓉 散 文 精 品

等待中的岁月

其实 我盼望的
也不过就只是那一瞬
我从来没有要求过
你给我你的一生



(台湾) 席慕蓉 著

等待中的岁月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等待中的岁月

(台湾) 席慕蓉 著

* * * * *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封三兴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5 印张 120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* * * * *

ISBN 7-80623-155-2/I·123

定价:1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家联系调换)

目 录

“扎须客”俱乐部·····	(001)
写 生·····	(003)
圆 梦·····	(005)
昨 日·····	(007)
?! ·····	(009)
妆 台·····	(011)
琴 意·····	(013)
徒然草·····	(015)
常 玉·····	(017)
芳香盈路·····	(020)
睡 莲·····	(023)
山 樱·····	(026)
等待中的岁月·····	(030)
山 火·····	(033)
山中日课·····	(036)

火 种	(038)
花之音	(041)
三句话	(043)
说创作——之一	(046)
说创作——之二	(048)
美术课	(050)
“品味”两则	(052)
美术教育	(055)
无边的回忆	(058)
飘 蓬	(065)
旧日的故事	(071)
困 境	(081)
失 母	(084)
在那遥远的地方	(087)
今夕何夕	(099)
风里的哈达	(108)
礼 物	(119)
梦 镜	(127)
顿 悟	(135)
此 身	(138)
记 忆	(144)
远处的星光	(148)

“扎须客”俱乐部

因为提早入学，又因为战乱，当然也因为自己的不用功，我的小学生涯过得很辛苦。一直没养成查字典的习惯，许多没见过的字都只好自己发音了。

有一天，忘了是谁先提起红拂的，反正到后来我强调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扎须客。听到这句话之后，丈夫先是呆呆地望着我，然后忽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绕着屋子不断大叫大笑，又跺脚又叹气的，原来，他终于明白了我说的“扎须客”就是“虬髯客”的意思。

从此之后，丈夫对我在国文程度上的尊敬之心完全消失了。好像一追究起来，我的错别字竟然越来越多，最后连我自己也惭愧得无地自容了，一直到我遇见了那几位朋友。

他们有的是生物学者，有的是摄影专家，也有的是写了好几本小说的。那天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在路上和他们提起这件事，想不到五个人里面，有四个都是扎须客！

那天，散坐在几棵红花蔓陀罗的树旁，我们彼此争先

恐后地当众发表自己的错别字，仿佛那是一种奇妙而又丰富的财产。字音发出来之后，那些歪曲了的“形声”。“会意”。“转注”与“假借”之间的荒谬和精彩，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笑得东倒西歪，快乐和疯狂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。

从此以后，虽然并不能常常相聚，但是每次只要能见面，只要彼此称呼一声“扎须客”，那种肝胆相照。患难与共的豪情就会重新回来。

这就是“扎须客”俱乐部的由来，是为记。

写 生

在东台湾的深山里，我俯身从巨穴的石块上观看流水。峡谷中的水流冰寒湍急，阳光照过来，水面跃动着如银芒一般的炫目光点。可是，透过水面，再往深里看进去，在水底有些永恒阴暗的角落，布满了斑驳静止的苔痕。

水不断从岩石间左冲右突地奔流而过，我把画架支了起来，伊格尔，如果生命不在水的流动中，它还会在哪里？

是在这峡谷两旁的山壁上吗？陡峭而长满了碧绿的樟树和青枫，秋深时，杂生在其中的九穹，叶子会转成深红如酒，光影层叠交错，远远望上去，整片山壁宛如一幅唐朝的织锦。

是在这只低飞掠过水面的铅色水鹅的身上吗？小小的身影一闪即逝，却留下了鸣声清丽，在近水的草丛间低低回响。

伊格尔，有许多一闪即逝的美丽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

所谓“写生”，就是要把画架支在奔流而过的时光之中，对周遭的一切仔细观察、描绘和记录。当然，相对于那在永恒阴暗的角落静静等待着的结局，这些片段的记录似乎没有什么意义，可是除此之外，我们也别无他法。

幸好，整个过程中，生的欢悦还是会随时出现，并且正因为那无所不在。黑暗和静止的衬底，才显得生命的颜色更为光耀鲜活。

伊格尔，在这一点上，请你要相信我。

圆 梦

在德尔浮的世界里,充满了冲突:古典与新文化的冲突。希腊神殿与区公所的冲突、裸女与学者的冲突、安静的废墟与疾驶的火车的冲突;照理说,在看他的画时,我们都应该觉得急躁不安了,但是,相反的,他的作品总会令人安静下来。

因为,在德尔浮的画中,总有一个基调,就是一层清朗透明的月光。他并不用它来强调主题,反而用它来压抑主题,形成一种特色。

从童年开始,德尔浮就对火车和火车站有狂热的爱好,在他的画室里,摆满了大大小小。各式各样的火车模型。他也偏爱火车站,常用比利时常见的小镇车站来表达出一种孤寂空茫的气氛,当然,总是会伴随着一层月光。

前一阵子看到剪报,说是比利时人为了向这位大师致敬,请他担任一个小镇火车站的荣誉站长(据说这是画家童年的梦想)。典礼那天,白发苍苍的老画家穿上全新

的站长制服，站在月台上。火车鸣笛开动，缓缓开出站去，荣誉站长举手答礼之时，全场的观众欢声雷动。

用这样的方式来致敬与致谢，真是一则现代童话！想着还有这么多不失赤子之心的人，愿意一起来和画家超越现实进入童年的黄金梦境，我不禁神往。

昨 日

赫奈·马格里特是超现实画派里的魔法师。他善用荒谬唐突的对比,来解开人类观察和思维方式的积习,使得观众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超越现实生活的藩篱。可是,在画家的心中,却有一处囚室,囚禁着他自己的 一部分,终生都无法开启。

马格里特家有三兄弟,他居长。在他十四岁的那一年,有天晚上,全家都被幼弟的哭声所惊醒,原来该和小儿子同睡的母亲忽然失踪了,有人循着她遗下的踪迹寻找,发现她走出了门,一直走到桑布赫河的桥上,然后投河而死。在当时没有人和她在一起,事后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,她遽尔轻生的原因。

画家的挚友之一曾经说过一段关于画家的特殊性格,他说:

“他拒绝回忆。对他来说,与《昨天》相连结的一句话就是:‘我不记得了’。”

而其实,在画家的作品里却不断透露出讯息。像《归

巢》那一幅，宽大的窗台上有个小小的鸟巢，巢中有三个蛋，窗外的天空是暗沉沉的，有一只巨大的鸟凌空飞过，透过这只飞鸟的剪影，是一片只有梦中有才的蓝天的白云。

这样的题材反复出现，可怜的十四岁的心灵一直盘踞在画面上。对画家来说，《昨日》恒在，永远与哀愁和渴望同来。

?!

有一年夏天，去南部写生，餐上住在台南大饭店，大概是来了几个旅行团罢，整个旅馆大厅充满了外国观光客。晚餐之后，只想赶快去休息，我一进电梯就按了上楼的电钮，几乎把跟在我身后的几个外国人夹在门缝里。我赶快用英文道了歉，他们进来之后，也对我笑一笑，表示原谅，然后就安静地等待电梯往上升。

这时候，他们之中有一个对同伴说：

“她真是个急性子！”

他说的是法文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就面对着他，也用法文说：

“是啊！我就是性子太急，刚才真对不起。”

三个金头发的大男人都怔住了，大概没想到这里刚好有人听得懂法文罢，那个闯了祸的更是不自然，整个脸都红了起来。

回来之后讲给姐姐听，姐姐说，这个人闯的祸还算小的。她告诉我，有一天，两个中国女学生在纽约坐电梯，

进来了一个化妆得很厉害的西方老太太，有一个中国女孩就对朋友说：

“我的天：没看过这么丑的人！”

想不到，那位老太太微微一笑，竟然用带着洋腔的中国话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回答：

“四十多年以前，我在上海，还算是很漂亮的呢。”

妆 台

我最早注意到那扇窗户是因为它的灯光。

窗户在二楼临街，和窗子正下方啤酒馆闪亮的霓虹招牌比起来，它的灯光显得非常昏黄黯淡。而就在那样的灯光下，每天傍晚，有一个东方女子的侧影开始仔细对镜梳妆。

那年夏天，我是个在布鲁塞尔老旧的市中心一间中国饭店打工的学生，她是饭店对面啤酒馆楼上小房间的单身房客。

因为光线比较暗，因为距离比较远，当然，也因为我还要忙着端盘子，所以我始终没能够看清楚她的相貌，只知道她有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，有时候盘上去，有时候放下来。

有一天，饭店的主人钱伯母刚好也站在我身边，她告诉我，窗前的那个女子是越南人，跟着刚嫁的法国丈夫到欧洲来，丈夫突然死了，夫家的亲戚也不接纳她，一个人就住到这里来。最近这一阵子，有个比利时人每天傍

晚都会开辆跑车来接她,好像是追求她的样子,可是看着又不挺认真。所以,她每天一到这个时候,就必须仔细地对镜梳妆罢?

当时年轻的我,满足了好奇心之后,也就转身去忙别的,逐渐把这个故事淡忘了。

奇怪的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又会重新想起她来。许多年都已经过去了,我忽然很想知道,在那样昏黄黯淡的灯光下,一个孤单的越南女子,把全部的挣扎。努力和希望都放在那一面镜子上之后,结果到底是怎么样了呢?